

论墨子的姓名与命名之旨

萧鲁阳

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，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，称为墨家，或曰墨学，曾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为并“世之显学”，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。

一、东汉以前，墨子姓名向无异说

据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古代典籍，既称墨子，又称墨翟。《战国策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孔丛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则称墨子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在《孟子荀卿列传》后为墨子作一附传，说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节用，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”，虽然墨子的姓名、年代、仕宦、思想体系等要素一应俱全，但仅仅二十四字，不能不说是简略已甚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自注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在孔子后。按班固说墨子名翟，为宋大夫，系承马迁之说。在孔子后者，乃就史迁两或曰中下断语取其已而已。东汉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的《当染》、《慎大览》两篇及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，都说墨子名翟。是东汉以前人都认为墨子姓墨名翟，向无异说。南齐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：“岂期终始参差，苍黄翻复，泪翟子之悲，恸朱子之哭。”见萧统编《文选》卷三二，唐李善注：翟，墨翟也；朱，杨朱也。称翟子朱子，乃文人文法变幻，不足以作为姓名考订之佐证。

二、说墨子出自墨胎氏，证据不足

至唐代，林宝作《元和姓纂》，始说“墨氏”，本墨胎氏，后改为墨氏。认为墨子姓墨名翟，但墨氏出于殷代的墨胎氏，而墨胎氏乃孤竹君之后，此说第一次将墨子的远祖推到了殷代后期。这种说法为南宋郑樵所承袭，而写入其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，并常为后世治姓氏者所称引。

孤竹国君之后为墨胎氏，其说出本于汉代应劭。司马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

《索隐》谓“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”，又引应劭云：“伯夷之国也，其君姓墨胎氏。”又《史记·殷本纪》太史公曰：“契为子姓，其后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殷氏、宋氏、空桐氏、稚氏、北夷氏、目夷氏”。这个目夷氏，殆即应劭所说的墨胎氏。但是应劭却没有说过墨氏出自墨胎氏。有所谓的《春秋少阳篇》说伯夷姓墨。宋人庄绰说：

太史公作《伯夷传》，但云“伯夷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”《论语》音注引《春秋少阳篇》，谓伯夷姓墨名允，一名元，字公信；叔齐名智字公达。夷、齐，谥也。陆德明取之。不知《少阳篇》何人所著，令世犹有此书否？

庄绰博闻洽物，渊源有自，问学极其认真。他疑《春秋少阳篇》的说法与太史公不类，其书晚出，不知撰人，且至两宋之交，已不可见。今按，《春秋少阳篇》虽不知撰人，并不知作于何时，但其谓“伯夷姓墨”，当即袭自应劭“伯夷之国，其君姓墨胎氏”而省为墨氏者。这也是姓氏书以为墨子之墨出于墨胎氏的由来。

但是这实在是研究墨子姓氏中的一个很大的误区。设若孤竹国之墨胎氏当即殷世之目夷氏，则其时当在殷之未造以前。而早在夏商之前，已有墨姓闻人，王符《潜夫论》中说“禹师墨如”，显见墨之得姓，尚远在夏后氏之前。而墨行夏道，这个墨如，才应该是墨子的远祖，要比孤竹国的墨胎氏早得多。就是说，从得姓看，墨氏与墨胎氏，当是两个源，而非一个源。墨姓要早于墨夷。姓氏书多为晚出，且多牵强附会，当有分析的对待，不可一味盲从。应劭只说孤竹国为墨胎氏，并没说过墨氏出自墨胎氏。说墨氏出自墨胎氏，皆晚出，不足为据。

三、元伊世珍造为奇说，江琮八证不能成立

1、到了元朝，有伊世珍者，更为异说，以耸人听闻，在其所著《琅环记》一书中，引世所本无之《贾子说林》，言墨子姓翟，其母梦乌而生。因名之曰乌，就是说墨子不姓墨而姓翟，不名翟而名乌。在伊世珍那里，墨是学派名，翟成了姓，乌则其名。

按世无《贾子说林》之书，当即伊世珍所臆造。世珍之书名目《琅环》，“琅环”乃神仙福地，“记”即道家神怪之言，原不足为训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
说他“语皆荒诞猥琐”。又说此书乃明桑柎所委托。我以为伊氏命墨子名“乌”，意即子虚乌有亡是公之“乌”。世珍实在是在幽天下之默，不意后世竟有信从之者。先是清初周亮工柘园先生，在《因树屋书影》中援引伊氏之说，墨子姓翟，母梦乌而生，因名之曰乌，以墨为道，今以姓为名，是老子当姓老也？但并无详细论证，故尚无大碍。

2、至近人江璩，著《读子卮言》，张大其说，有墨子不姓墨之章，说墨为道，不是姓。墨非姓氏，只是学派名称，并陈说八证，详为论列。江氏八证虽谬，影响却巨，是以介绍于此。

江氏第一证云周秦以前，凡讨论某家之学，不能冠姓于其上。到了汉代以后，方以某姓代某家。古人冠姓必称其字或某氏，但是称家则不能称氏。假如墨子姓墨，同时又称墨家，那么孔子当可称孔家，庄子也可称庄家吗？江氏第二证云诸子十家，除了墨家，还有儒、道、名、法、阴阳、杂、农、小说等，都是以学术宗旨名家，没有以其姓氏作为学派名称的。如果墨家以姓称，那么其他九家为何不以姓氏称其学派。就是说以墨为姓，不合于九家学说命名通例。江氏第三证认为，墨家出于史佚、史角之后。史角之书无传，而佚有书二篇，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墨家之首，而史佚乃周之史官，生当成康之世，早于墨子且无虑数百岁，是世无墨子，已有墨家之书。因此，如果墨为姓氏，显然有悖于学术传承之理。江氏的第四论说，墨这个姓，墨子一人而已。墨子之外。更无所见。墨子前后。更无所见。因而墨不但不是墨子的姓，而且其时亦无墨姓。江氏第五证称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墨家大家，史佚而外，我子、随巢子、胡非子、田俅子，都不是姓氏，因之，墨子之墨，也不是姓氏。整个墨家学派，都不以姓氏称。江氏还特别强调，墨家“去姓而称号”，为的是“充其兼爱、上同之量”。江氏的第六证，说的是，“子”字加在姓氏之上，是唐宋以后才有的事情。如唐的刘禹锡，自称子刘子；宋的程颐，人称子程子。至于《荀子》书中称宋钘为子。《列子》书中有子列子，当是后人所加，是不足为信的。假若墨是姓而称子墨子，那么孔子也可称子孔子、庄子也可称子庄子了。江氏的第七证说，人有姓，亦有名，姓所同，而名不同。故古者称人，必举其名。古籍所载，有单称名而不称其姓者，而断无单称姓而去其名之理。江氏的第八证亦即最后一证是说，墨者之义，指学墨之人，而学墨之人，未必都姓墨，然而何以系其姓？墨家之称墨，与儒家之称儒相同，

但儒并不是氏。

江氏的思维方式是“非此即彼”，对他来说，“亦此亦彼”以及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相统一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他的思想方法，是用普遍性否定特殊性，反过来又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。在江氏那里，通则与变例无论如何无法统一起来。江氏似是而非的论证，受到了学界严肃的批评，方授楚就说：江氏之说，讹谬矛盾，不可备录，而今人不察，多信从之。如顾实的《汉书·艺文志讲疏》，陈柱的《墨学十论》，钱穆的《墨子》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以及张纯一的《墨子集解》附录等，就是“信从”江氏之说者。更为荒谬的是还有藉此而推演出墨子不是中国人的，则胡怀琛之《墨子学辨》及卫聚贤之《古史研究》第二集是也。几将习非胜是！

虽曰“几将习非胜是”，而毕竟没有胜是。这是很值庆幸的事情。之所以没有胜是，乃是学界群起而批判之，挽狂澜于既倒的结果。方授楚《墨学源流》设专章驳江氏之说。河南籍台湾学者冯成荣著《墨子生平及其教育学术之研究》，亦逐条“驳斥江氏八证之荒谬”，结论是：江氏所举之一二两证，毫无存在价值；三四两证，不能成立；五六两证，更为误谬；七八两证，也是不攻自破。

3、南京大学哲学教授杨俊光，著《墨子新论》，针对江氏之说，有详细驳论，论证周严，甚见功力。杨俊光教授说：

江氏八证的主证在第一、二、三、八四证。特别是在第一第二两证。第一证所谓“系姓而称，必曰某子”，和第二证所谓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，以命”，实际上是指出了墨子和墨家命名(既以墨称子，又以之名家)中一个特殊而矛盾的现象，即不符合以姓称子。以术名家当有不同的常例。在这个矛盾之中，江氏执其后而疑前，因而有墨家为术而非姓之论。但是，其信后疑前之说，则未见申述。而且，墨果为术而非姓，为什么又以其术而称墨子？如果真是“墨家诸人，无一称姓”，或因“其学深合墨字之义”而“以墨名其家，人亦咸以墨子称之”（亦江氏语），则墨家诸子就该全都称为“墨子”，又为什么用以称墨翟一人。“墨子”“墨家”既俱见于古籍，为什么不能信“墨子”而疑家？

对于这些质疑，笔者认为，江氏是很难回答的。所以，杨俊光教授认为，要把以墨名家这个现象作为一个特例来研究。应该肯定，“确实存在着借墨翟之姓

以名其学的另一个可能性。”盖先有人名而后有学名，某子在创立某学派之前，早就已经姓某了。

而当其创立学派之时，或即将其姓为学派之名，这是完全顺理成章之事。反之，若借学派之名以称其人，则为常理所不容。

杨俊光教授还认为，史佚史角充其量不过是墨子的先驱，思想上或略有承继关系，且尚难排除其中没有依托的成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佚角之时尚未形成后来墨翟的思想体系。因此墨学还是墨翟所创。“未有墨子之前”，实无墨家之学。至于江氏的“学墨之人，非必姓墨，何以系其师之姓？”杨俊光教授以为此问“问得离奇”。墨子为人名，仅指墨翟一人而已。借其姓氏而称墨家，则是学派之名，称墨家学派。墨家学派并未要求本派之人都系其师之姓而姓墨，只是称其派系而称墨家而已。

江氏是把墨者与墨家混为一谈了。墨家指墨家学派，墨者是指信奉墨家学派的个人。墨者就是信奉实践墨家思想的人，并不是说改姓墨。另外，江氏说世无墨姓，也是错误，古有墨如，明有墨麟，江氏之说，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。另外，江氏主张墨者无姓，又坚持墨子姓翟，实在难以自圆其说。

打个比方，如今世之有马克思主义者，先有马克思，尔后有马克思主义；有马克思主义，然后方有马克思主义者。马克思主义者，既姓马，又不姓马。姓马者，拥护马克思主义也；不姓马者，各人仍保有本来姓氏也。同此，墨者是即姓墨，又不姓墨。姓墨者，以其信奉墨家要旨；不姓墨者，乃除墨翟以外各有姓氏，原不姓墨也。从姓氏方面说，墨子门徒，仍保有各人自己的姓氏，这是事实。

4、台湾学者王冬珍著《墨学新探》，台湾世界书局1982年再版，有姓名考略一节对于江琮八证，逐条批驳。实际上他是将江琮、周亮工、钱穆、冯友兰、陈柱、张纯一等一块批评。王冬珍有不少精彩的论述，如他答周亮工问老子不姓老时说：

孔子姓孔，孟子姓孟，荀子姓荀，庄子姓庄，……是“子”之上之子为姓，似已成一定规律。至于老子，《史记》本传谓其“名耳，字聃，姓李氏。”然考查古籍之中，春秋时并未见有李姓者。直至战国始有李悝，李克，李牧等。而左传成公十五年则有老佐，昭公十四年有老祈，论语有老彭，史记有老莱，是以时代证之，老子应姓老，不姓李。且老子既称老子，不称李子，称老聃，不称李聃，

是以称谓证之，老子应姓老，不姓李。老子姓李，而误为姓李，乃因老李二字音近。我认为他这个论证很有道理。

关于江璩说的秦汉之前绝无以“子”字加于姓之上者，王冬珍指出：江氏不思之甚也。《公羊传》言子沈子者三，言子公羊子者二，庄子书中称列御寇为子列子者五，墨子书于子墨子之外，又称子禽子。王冬珍持论有据。

5、王冬珍特别指出，“墨子书中墨子自称翟”，的确如此。他没有详细论列，今为之补续如下。

墨子自称名翟。

墨子卷十一、耕柱第四十六 一见

墨子曰：去之苟道，受狂何伤？古者周公旦，非管叔，辞三公，东处于商盖，人皆谓之狂，后世称其德，扬其名，至今不息。且翟闻之……

墨子卷十二贵义第四十七 二见

子墨子曰：翟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难，吾安敢废此。翟闻之，同归之物，信有误者。然而民听不钧，是以书多也。

公孟第四十八 三见

翟是以知行不在服也。

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？

有人于此，翟甚不仁，尊天事鬼，爱人，甚不仁，犹愈于无。

墨子卷十三鲁问第四十九 十五见

1、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，上有过则微之以谏，已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，外匡其邪，而入其善。尚同而无下比。以美善在上，而怨讐在下，安乐在上，而忧戚在臣，此翟之谓忠臣者也。

2、翟尝计之矣，翟虑耕而食。

3、翟虑织而衣。

4、翟虑披坚执锐救诸侯之难。

5、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，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。

6、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，不织而衣寒。

7、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。

8、王将听吾言用吾道，则翟将往。

9、翟闻之，言义而弗行，是犯明也。

10、子之为鹤也，不如翟之为车辖。

11、翟之未得见之时也。

翟之得见之后

翟又将与子天下。

所以，墨子的的确确姓墨名翟。

所以，江琮虽有八证，实难推翻墨子姓墨的说法。墨子姓墨，无可动摇。

四、墨子非澹台子羽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有王越者，主张墨子即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，所依据者，仅为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所载澹台子羽之行事，说澹台灭明字子羽，鲁国武城人，状貌甚恶，欲事孔子，既已受业，而退修行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不见公卿大夫。南游至江，从弟子三百人。设予去就，名施诸侯。而墨子也是鲁国人，面目黎黑，曾学儒，并游楚，也有弟子三百人，名显诸侯。澹台子羽与墨子行事相近。“子羽”二字古音合读为“翟”，“羽与翟”在古籍中可通用。墨为学派之名，子羽实为其名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家健先生认为，王氏此文观点，多出比附，其特点是只看澹台子羽与墨子的相似处，而不曾考虑其不同点以及其他因素，谭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。

要之，关于墨子即孔子弟子澹台子羽的说法，难以成立。

五、驳墨子姓氏出子宋公子目夷说

承认墨子姓墨，但认为是从墨胎氏或目夷氏演化而来。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，是顾颉刚，童书业等承袭其说，并为已故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先生张而大之。

顾颉刚说：

近人以墨姓不多见，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。我们以为，墨确是他的真姓氏，而且从这姓氏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，原是宋国的宗族。

童书业《春秋左氏传研究》跟着说：“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，以墨夷为氏，省为墨也。”张知寒教授则干脆称目夷为第一代目夷子，并进而册封墨子为“末

代目夷子”。更有甚者，还有人据此荒唐地推出墨于是公子目夷子的七世孙。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些说法，统统于史无据，统统站不住脚。

古人命氏，有非常严肃的规则。《春秋左氏传·隐公八年》，无骇卒，羽父请其谥。众仲说：

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。官有世功，则有官族，邑亦如之。

按诸侯国的诸侯称公，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之子为公孙。公孙之子不能再称公孙，而以其祖父的字为其谥，其后人因之以为姓。如郑穆公的儿子去疾，即公子去疾。去疾字子良。子良的儿子名辄，就是公孙辄。公孙辄的儿子即子良的孙子，不能再称公孙，名曰良宵。就是以他的祖父去疾的字(良)为氏。而且此后都以良为氏。即公子去疾之后为良氏。以先世有功的职官为氏的，如司马氏、司空氏、司徒氏，宋的司城氏，晋的中行氏。以先世所食采邑为氏的，最有名的是晋的韩氏、赵氏和魏氏。

当然，实际情况比以上所述要复杂得多。应劭在讲到命氏原则时，就列了九种情况：

盖姓有九：或氏于号，或氏于谥，或氏于爵，或氏于官，或氏于字，或氏于居，或氏于事，或氏于职。

宋公子目夷字子鱼，所以他的后人姓鱼氏，合于“氏于字”的规矩。这在《春秋左氏传》中，有明确记载。《左·僖》九年(公元前651年)：

宋襄公即位，以公子目夷为左师，使为左师以听政，於是宋治。故鱼氏世为左师。

就是说公子目夷的后人，是以目夷的字为氏的，称鱼氏，并且一直没有改，而且历代都是宋国掌管左师的官。

宋公子目夷之后，有否以目夷为氏的呢？没有。据《春秋左氏传·文十八年》(公元前609年)记载：

使戴、庄、桓之族，攻武氏于司马子之之馆。

拐杨伯峻注引英和《钦订春秋左氏传读本》，戴族有皇、乐、华三氏，庄族有仲氏，桓族即宋桓公之后，有向、鱼、荡、鳞四氏。鱼氏即桓公子、襄公兹父庶兄公子目夷字子鱼的后人。

应劭也说目夷之后为鱼氏：

鱼氏，宋桓公子目夷，字予鱼，贤而有谋。子孙以王父字为氏。汉有长安富人鱼翁叔也。^⑥

鱼氏之外，又有鱼孙氏，也是从公子目夷的字得姓，而且就出自鱼氏。“宋大夫鱼石奔楚，在国者因氏焉。”留下的目夷的这一部分后代，改称鱼孙氏，隐隐有不认出奔者为鱼氏子孙之意。

张知寒教授援引童书业说“目夷之名也称墨夷、墨台。”并引《姓氏急就篇》所引《世本》以及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说“宋大夫有墨夷须、墨夷鸿、墨夷皋”以为佐证。但是，这个证据也是靠不住的。因为在《风俗通义》中，应劭关于目夷后人为鱼氏及鱼孙氏，已见上文。另有二条是分别关于墨夷氏和墨胎氏的。前者云：

墨夷氏，宋大夫有墨夷须，墨夷皋。

并没有说是公子目夷之后。

此条为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和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所引，亦见王利器校注应劭撰《风俗通义校注》之佚文《姓氏》。后者即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，《索隐》所引：

墨胎氏，伯夷之国也，其君姓墨胎氏。

据此，应劭所说非常明白。墨胎氏是孤竹国国君之姓，也是伯夷、叔齐之姓。墨夷氏是墨夷须、墨夷皋之姓。公子目夷之后为鱼姓，衍生鱼孙氏，各不相干，这应该是任何一个不带成见的人都能理解的。顾颉刚主张目夷即伯夷，兹父即叔齐，因而混墨胎与墨夷为一族，本身就不能服人。张知寒教授等为了把墨子的里籍搬到滕州，煞费苦心，也将墨胎、墨夷混为一谈，并避而不谈公子目夷之后为鱼氏的历史事实，真是讳莫如深。

为了节省篇幅，此处对于墨姓、墨胎、墨夷的关系，以及墨子不是目夷之后，不再展开论述，有机会时当专门探讨。此处只说明一点，即墨子自姓墨，远祖是墨如；目夷自有后，其姓为鱼氏。二者毫不相干。因此当结束本节文字时，谨仿汉乐府《陌上桑》以明之：

墨翟自有祖，目夷自有后。

问君何为者，强令为之胄？

综上所述，墨子姓墨，名翟。河源惟长，姓源亦当如之。墨姓出自远古墨如，不是出自商的墨胎氏，也不是出自春秋的墨夷氏。

六

本节要讨论墨翟之“墨”的本义和墨子命名之旨。

1、“墨盖刑徒役夫之称”。这是钱穆的说法。因《白虎通·五刑》有“墨者，墨题其额”的话，于是钱氏便以为“墨即黥罪”，古以罪人为奴隶，墨家斥礼乐而尚劳作，其生活近于刑徒役夫。墨子之楚，穆贺谓墨子曰：子之言诚善。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，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？“贱人”即犹云“刑徒役夫”也。今按，墨字多义，钱氏之说，只取墨为古代五刑之一一说而已。说墨子生活近于刑徒役夫，又径视墨子为刑徒役夫，显然无据。墨为学派名，应体现其学派宗旨。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如果墨子是受过墨刑的人，人们是不会当面直呼其为墨的。墨子的门徒即墨者更不会遂直承其名而自称为墨者的。墨子为“贱人”，是指其一生“无君之上事”，没有做官，而不是说他是刑余之人。

2、李石岑《中国哲学十讲》，说墨子是高明的木匠，“绳墨精巧过人”，于是就有了墨者的称号。按，这里用的是墨守的绳墨规矩之意，其说也不中肯。墨子曾与鲁般斗巧，能为木鸢而飞，又能刘三寸之木为车辖，可任重五十石，实为巧匠。但这不能成为其称墨家的根本理由。公输般为木工之祖，精于绳墨规矩，决不下于墨子，然而何以竟不称墨？是以墨之所以为墨决非由木匠之绳墨规矩所能决定。即墨子虽为高明的木匠，能“为方以矩，圆以规，直以绳”、“巧能中之”，规矩绳墨所无不臻其妙，也是不能体现墨家要义的。木工的绳墨，不足以任墨道之重。

3、持“从原本意义上讲，墨不是姓”的陈雪良，在其《墨子答客问》一书中说，古人重肤色，墨子及其门徒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整天在外奔波，面目墨黑，就是势所必然。如此这般，墨子及其弟子，一大群“面目黎黑”者一起进进出出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面孔墨，体肤黑，久而久之，在人们眼中，就是一群黑子，一批黑人。而黑就是墨，墨就是黑。因而，墨既是人们对墨者的称呼，又是墨者的自命。

按墨子确实色黑。墨子书中有明确记载，故墨子色黑可以成立。虽然，墨子

色黑可以成立，但并不表示以肤色命名学派也可以成立。以肤色作学派名称，总令人感觉有些不中肯綮。人的肤色，无法表示学派要义，当是尽人皆知的道理。诚然如陈雪良氏所言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有“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”的话，而且“黎”确实也通“黑”，但据此就可说以“墨自命”，即“以墨为道”，因而就是为黎民百姓之道服务，那也还是相当牵强的。因为既然是为黎民百姓之道服务，尽可以黎为道。以黎自命，而何必辗转训黎为黑，再训为墨而自命？费此周折，便见其绝非墨家本义。因此，说墨家学派系以墨自命，系因肤色黑、服饰黑所致之说，也不能成立。

4、那么，墨学、墨家、墨者之墨的本义，究竟是什么？

我以为，墨子、墨家、墨学、墨道之墨，即绳墨之墨，但是这个绳墨，不是木工“为直以绳”的绳墨，而是道的绳墨。墨行夏道，即用夏道为绳墨，也即用禹之道为绳墨。于此。庄子说得非常好：

以绳墨自矫。而备世之急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墨翟、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，墨子称道曰：昔禹之湮洪水，决九河，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山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无数，禹亲自操橐耜，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肢，胫无毛。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大圣也，而形劳天下如此。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跣跣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不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为墨。

由此可知，墨家有两个特点。一是“以绳墨自矫”，一是“以自苦为极”。“以绳墨自矫”的绳墨，当然不是木工的绳墨，而是道的绳墨。而且这个道不是别的什么道，而是“禹之道”，亦即夏道。以“禹之道”为绳墨，不是一般地说说而已，而是要求严格的实行之，践履之。墨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实践性，盖源于此。所以，庄子特别强调，不如此，不足为墨。反过来说，实践夏禹之道，才是墨。

所以，以禹之道为绳墨而自矫，以自苦为极，躬身实践，当是墨家、墨学、墨道、墨者之墨的本来意义的确解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墨学何以不径称之为“禹学”，而称之曰墨学？这又是与墨子的家世有关联的。“禹师墨如”，墨如当是墨子远祖。禹之道，与深受乃师的影响，密不可分。墨子创立墨学，既是弘扬大禹之道，又是承继家学，有此双重意义在，故称墨而不称禹。

至于墨翟名字的“翟”字，也是颇有意义的。

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羽部》说，翟，山雉也。徐锴《说文系传》云古谓雉为翟。《尔雅·释鸟》说：鷩，山雉。晋·郭璞注：尾长者。宋·邢昺疏：山雉，一名鷩，郭云尾长者。今俗呼山鸡是也。按，山鸡，今应称雉鸡，戏剧舞台上武生所戴即雉尾。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四十八有云，“鷩居山林，故得山名。”按：鷩就是翟，翟下的佳，就是雉的长尾。《尔雅·释鸟》又说：伊洛而南，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翟。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引《嘉祐本草图经》谓：江淮伊洛间有一种尾长而小者为山鸡，人多蓄之樊中，则所谓雉，山鸡者也。按：伊洛而南。与伊洛江淮之间，实为一地，即颍川平原是也。翟与鷩。亦同为一物。即所谓山雉是也。

古有地名曰阳翟，即今河南省之禹州，地处颍川平原，正在伊洛江淮之间。其得名为阳翟者，以其境内有翟山也。《禹州志·山川志》引旧志云：翟山在州西四十里。山以翟名，都以山名，足见此地自古便是雉鸟繁生之地。

司马迁云：“颍川、南阳，夏人之居也。”汉的颍川，治所正在古之阳翟，今之禹州。《史记·集解》引徐广曰禹居阳翟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颍川郡阳翟条下班固自注云：夏禹国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颍水条下注说：颍水自揭东经阳翟故城北，夏禹始封于此，为夏国。凡此皆说明，阳翟为禹之都，为夏人之居，是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保有浓重的夏人风习和影响。墨翟之翟，即阳翟之翟。而翟即夏。夏代之夏，当即取自阳翟之翟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有“羽畎夏翟”，孔颖达《正义》说夏翟共为雉名，即单言为雉。双言夏翟，实为一物。师旷《禽经》：“五彩备曰翟。亦曰夏翟。”注曰：雉尾至夏则光鲜也。光鲜者，正“素章五彩”之谓也。总之，翟即夏翟。

夏翟可单称翟，也可单称夏。《诗·邶风·简兮》：“右手秉翟”；《周礼·天官·冢宰》：“夏采下士四人。”《春秋谷梁传·隐五年》：舞夏。说的都是手执长长的五彩雉尾而舞。古又有染夏，说的是人工加工制作。

因此，阳翟或夏翟，当以翟鸟、翟山而得名。舞夏即秉翟以舞，或即夏人遗风。翟为五彩之鸟，阳翟为夏禹所都。翟又夏之别名。翟即夏翟，夏翟既可单称夏，亦可单称翟。故墨翟即墨夏，即师法夏道之义。因此，墨翟命名之旨，明明是说以夏之道为绳墨。即墨子自己所说的“法夏”。

行文至此，或许有人会说，墨翟之翟音狄，而阳翟之翟音宅，二者不同音，用以论墨圣名讳，似有未稳。

答曰：墨翟之翟，与阳翟之翟，今音确实不同，唐以前则是一致的。都读狄音。《书·禹贡》羽畎夏翟，音狄。《文选》成公绥《啸赋》声激嘻而清厉，音狄。《诗·卫风·竹竿》籊籊竹竿，音狄。杜甫：日糴太仓五升米，音狄。翟作为姓。有两读。翟璜、翟公读宅音。翟方进则读狄音。作为地名阳翟，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上说：

《春秋》郑伯突入于柁。注云郑别都，今河南阳翟县。陆德明音翟，徒历反。

“徒历反”的结果，正是狄音。所以翟鸟、翟山、阳翟、夏翟、墨翟的翟，全部读狄，没有丝毫不妥。

至此，本文可以作一小结，即：一、墨子姓墨名翟；二、墨子不是宋公子目夷之后，也不是孤竹国墨胎氏之后，而是禹师墨如后裔；三、墨学之墨，乃以禹之道为绳墨之墨，墨行夏道，既是弘扬夏禹之道，又是弘扬墨如家学；四、翟乃夏翟，阳翟为禹所都。“墨翟”二字的本意是“法夏”。

七、从姓名看里籍，大山可证

墨子的姓名，可证其墨籍在河南鲁山县尧山镇。

鲁山县的尧山镇，原名二郎庙。二郎庙处于大山之上，那一带大山，俗名木札岭，也叫没（音 mu）大岭。实即古之尧山，那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，夏孔甲的时候，御龙氏刘累迁于鲁山，立尧祠于西山，所以这一带大山就叫尧山。前为旅游计，称石人山，为耸人听闻，从俗也。今又改回尧山，雅化也。地名，向来就是二个倾向，要么雅化，要么俗化。在石人山的问题上，是雅化俗化同时并举，兼而有之了。改尧山为木札岭，是为了纪念墨翟。称木札岭为没（音 mu）大岭，也是为了纪念墨翟。

翟字二音。一音翟（di），一音翟（zhai）。墨翟名字一般说读 di，然而我以为读 zhai 也无不可。试看以下读 di 的字：

敌（敌）di

滴 di

滴 di

嫡 di

镒 di

適 di (通滴 zhe)

躅 1、诗，渐渐之石，有豕白躅（蹄）

2、通摘（zhai）即掷

3、躅蹰，即踟蹰。

蒿，即荻，蒹葭。蒹即荻（藎），河南人叫荻子。葭，即苇子。诗：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以上的字，都从商得音，都读 di。

以商从声旁的字，还有另外一个系列，如：

摘

滴

滴（《字汇》音责）

適（zhe）通滴

这个系列的字，也从商得声，都是摘音。所以，墨翟的翟，有二音，是合乎道理的事。读 di 的字，可以读 zhai。

在鲁山方言中，小木片叫木札。以小木片名雄伟的大山，无义。此处的木札，乃墨翟（zhai）的音讹。鲁山一带说宅子，宅音 zhai；但说破宅陋院时，宅字读音近“札”。在平顶山山后古城村即古城父遗址附近，有一个村落叫翟集，当地人读翟亦近札音。郑州有个祭城，祭不读 zi，而读 zhai，可见读札(zha)读摘(zhai)有时是可以相通的。

至于没（音 mu）大岭，就是墨翟（di）岭的音讹。没在鲁山话中，与木同音，是墨的音转。大有四音，音 da，音 mai，音 dai，还有音 di。

大音 di，见欽字，《集韵》说音弟，即音 di。

杝，诗：有杝之杜，其叶滑滑。杝字俗作杝，正确的写法，应作杝。《经典释文》说杝，大计反，即弟音。

上述二字都是以“大”得音，所以大有弟（di）音。《诗·大雅·生民之什·民劳》说：

惠此中国，
俾民忧泄。(shi)
无以诡随，
以谨醜厉。(li)
式遏寇虐，
无俾正败。(bai)
戎虽小子，
而式弘大。(di)

古诗叶韵，此处“大”字只有读 di 可以叶韵，若读其他字音，都出韵。

所以没大岭，就是墨翟岭。

尧山岳镇一方，也只有墨子的大名才配得上此山。没大岭，就是墨翟岭；木札岭就是墨翟岭。木札岭、没大岭都与墨子姓名的读音相同，此决非偶然。墨子故里就在此山之下，木札岭、没大岭的命名显然是为纪念墨子而起。

注释

- ①王越《走出孔门独树一帜的墨子》，《暨南学报》1984年第2期。
- ②谭家健《墨子研究》。
- ③顾颉刚《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》。
- ④张知寒《墨子里籍考论》。
- ⑤张国梁《墨子世系考》。载张知寒编《墨子里籍考》。
- ⑥应劭《风俗通义·姓氏序》，见王利器校注应劭《风俗通义》佚文。
- ⑦⑧应劭《风俗通义佚文·姓氏》。王利器校注。
- ⑨钱穆《国学概论·先秦诸子》。
- ⑩墨翟《墨子·法仪第四》。
- ⑩庄周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。
- ⑩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
(2012年5月)